

父亲那代人的信仰(下)

■周保堂

父亲参加村里民兵时，扶沟县正值国共“拉锯”时期，局势动荡不安。村里有一名郎中，只因给共产党的区委工作队战士取“炮子”(子弹)，夜里便被国民党保安团残忍杀害。1948年6月5日拂晓，驻扎在扶沟县小何庄的50多名中共扶沟县城关区武工队队员，被国民党太康县保安团300余人包围。一场极其惨烈悲壮的战斗就此爆发，区委书记、武工队长等19人壮烈牺牲。那时父亲已过继给他的堂婶子，嗣母知晓这些事后，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再当民兵。父亲劝慰嗣母不要害怕，坚信天下必将属于劳苦大众。此后，父亲白天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晚上就藏到村外的打麦场里过夜。父亲凭借坚定的信念与大胆细心的工作态度，终于迎来扶沟的解放。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先是担任通讯员等职，1956年，他被提拔为当时柴岗乡的党委宣传委员。

1958年，扶沟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大炼钢铁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为了炼铁，农户家的铁锅、门上的锁钉，甚至柜子上的铁饰件都被撬下来投入炼铁，但钢铁产量却始终上不去，无法“放卫星”。由于扶沟县地处豫东大平原，黄土地上既没有山，也没有矿石，扶沟县委决定，派干部带领民工到有铁矿石和煤炭的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去炼钢铁。在当时的扶沟县，这是最大的政治任务。父亲被组织部门选中成为带队干部，原因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意志坚强，工作积极主动，不怕困难。当时有关系的同事提醒父亲，凭父亲的资历和能力很快就能得到提拔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炼钢铁，既要负责建厂，又要负责生产，最关键的是，如果炼不出钢铁，到时候恐怕没有退路。印象中父亲坚定地说，个人的进退是小事，既然党把全县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了他，他就要完成。于是，父亲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出任炼铁营营长，怀揣着经费奔赴400里外的宝丰县大营镇，开启炼钢铁的征程。

父亲他们怀着极高的工作热情，不分昼夜地辛勤劳作，终于成功炼出铁来。当看到第一炉铁水流出，父亲深感他们完成了一项无比伟大且意义非凡的事业。随着大炼钢铁在全国范围内逐渐终止，该厂就地并入宝丰县韩庄煤矿。在

韩庄煤矿，父亲作为年轻后备干部，因工作成绩出色，被推荐到郑州煤矿学校脱产学习，毕业后回到韩庄煤矿被任命为矿工会主席，进入了矿领导班子。

父亲的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申请调回家乡扶沟县。这背后的缘由，还得从1962年说起。当时经济形势严峻，中央作出全国“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的决定，涉及人数2000万人。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动员身为矿上家属工的母亲，回到扶沟县老家务农。那时农村条件艰苦，母亲既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要照顾3个年幼的孩子及生病的祖母，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家离工作地有400里地，但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父亲一年都回不了一两次家。为了能给家里帮衬些，父亲放弃了大好前程提出调动申请，矿领导极力挽留。在了解到父亲的实际困难后，矿领导只好同意。就这样，1964年，父亲调回到扶沟县大新公社工作，这一干就是9年。直到1973年4月，经扶沟县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父亲被提拔为大新公社革委会组织委员。算起来，时隔17年，父亲的职务才恢复到去平顶山炼钢铁之前的级别，可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还常说：“只要有活儿干，能为群众服务，职务高低都一样。”

1974年春天，父亲在组织公社党员学习时，发觉看报纸上的字眼睛有些模糊，以为是熬晚上火导致的，为不耽误工作就滴点眼药水。可一段时间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在同事的催促下，父亲去县城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他便以此为借口，继续坚守岗位。就这样又拖了一年多，父亲连一米远外的人都看不清了，实在无法正常工作。公社书记派通讯员把母亲接到公社，好说歹说，才劝服父亲放下工作去看病。这时，父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岗位。

1975年5月，父亲前往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就诊，谁能料到，这一去竟成永别。检查结果令人心碎，父亲脑部有个鸡蛋大小的肿瘤，正是这个肿瘤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模糊。医生满是惋惜，直言耽误太久了，必须开颅切除肿瘤。那时，最小的妹妹才刚满周岁，母亲无法抽身前往医院陪护，我们兄妹几个又都年幼，只有二大爷在医院照料。据二大爷回忆，术后没几

天，父亲就因颅内感染发起高烧，到第七天夜里，父亲气若游丝，断断续续地喊着我的名字。黎明时分，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他深爱的妻子和6个孩子，都没能陪在他的身边。我不知道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怀着怎样的遗憾与不舍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父亲离世20多年后，扶沟籍作家、《重返柳河湾》的作者陈梦贤调到周口。命运就是如此奇妙，陈梦贤和我老家的邻居在同一个单位，当他得知我也在周口工作时，便与我取得联系。初次见面，陈梦贤便感慨道：“我在扶沟四处打听了你父亲后人的消息，一直没有结果。真是无巧不成书，没想到我们会在同一城市工作。”他回忆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你父亲在我们大队驻村工作，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还培养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你父亲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各个村里困难家庭和群众的信息，对每个困难家庭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工作起来满腔热忱，堪称‘焦裕禄式’的基层干部典型代表。”

听着陈梦贤的讲述，我心中感慨万千。岁月匆匆，父亲已离去多年，可他依然被人如此深切地铭记与怀念。回想起父亲投身革命时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动员父亲参加革命的同志对他说：“你家里穷得叮当响，可只要革命成功，咱们穷苦人也能过上好日子，你的小名叫三儿，谐音就叫金山吧，寓意往后的生活富足美满。”终其一生，父亲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共产党员一样，幼年历经磨难，是共产党让他们翻身得解放，从此他们一心向党，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档案中父亲填写的名字——周金山，这3个字是我心中永远的骄傲与力量源泉。

(完)

